

枫叶殷红



7.7

枫叶殷红

短篇小说集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75印张 字数137,000

1976年5月北京第1版 197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00

书号10168·127 定价0.33元

10168·127

“农村版图书”出版说明

遵照毛主席“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以及“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我们从全国近期出版的图书中，选拔出一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读物，作为“农村版图书”出版，向全国农村推广发行。

“农村版图书”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根据党的政治任务、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进行选编。读者对象是广大贫下中农、农村知识青年、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村中小学教师。“农村版图书”的内容，包括政治读物、社会科学基础读物、文学艺术读物、文化科学读物以及工具书等。

选编“农村版图书”是件新的工作，希望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



毛主席语录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农业学大寨

目 录

妹妹	陈结延(1)
枫叶殷红	陆星儿(16)
“公”树的故事	胡景方(29)
为革命委员会站岗的人	段瑞夏(56)
两把尺子	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组(69)
花红果硕	施伯冲 陆志秋(91)
锋芒初试	茶陵县一中集体创作(104)
灯	姜浩泉 沈志冲(112)
路	路英香(125)
理论新兵	阎果治(146)
终身大事	张一飞 张 勇(159)
老实人的故事	孙 颢(171)
未受邀请的“代表”	陈先法(192)

妹 妹

陈 结 廷

我们家姐妹不多，就我和纪华姐妹两个。我俩年纪相差七、八岁，可现在只要两人站一起，别人都说长得差不离。

纪华脖子上还系着红领巾的时候，我已经准备考医科大学了。她对我喊她“妹妹”很有意见，两条羊角辫朝上一翘，说：“姐姐，我不小了，都是戴红领巾的人啦，就喊我纪华吧。”她平日话不多，遇到什么事情，微微地一笑，或者轻轻地一摇头，便算完事。遇到这样一个文静而又带着些倔强的姑娘，我也只好由着她的性儿来。“妹妹”这个称呼渐渐在我脑子里淡漠了，见面常喊的是：纪华。

如今，我早已从医学院毕了业，在医院里工作好多年了，又成了个有孩子的妈妈。不要说和纪华通信的时候不多，就连和当工人的爸爸、妈妈见面的机会也少了。六八年爸爸妈妈来信说纪华插队落户到农村去了，一转眼该是五、六年没和她见面了。这中间，只是从信上知道，她在广阔天地锻炼得很好，被贫下中农推荐去上医学院了。去年，她分配回农村到松树坡医疗站工作。

嗨，想不到我俩竟成同行。又是姐妹，又是同行，多亲切！真叫人想见见她呵……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她。不过，那是在一份医学简报的一张照片上。

大学毕业后，我依然抱着个想干出番“大事业”的念头，空余时间，常独个儿查阅些医学资料。纪华的那张照片也就在无意中被我发现了。照片上是一个朴实、健壮的农家姑娘形象：一身带有乡村风味的衣服，袖管裤腿都卷得老高。那对原来翘起的羊角辫已成了两支搭拉在耳下的短辫，要不是那对正笑着的、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我险些认不出，她就是纪华。

照片旁边还有段小字：

松树坡医疗站赤脚医生纪华同志，勇于实践，努力摸索，用中草药与针灸结合医疗，使一位被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宣判“死刑”的、患严重眼疾、双目失明的老贫农李奶奶重见光明……

我刚看到照片上纪华的身影觉得有些新鲜，现在看了这几行字我就更感到新鲜了——这简直是奇迹呀！难道一个普通的工农兵学员，一个裤腿上沾满泥巴的赤脚医生能干出来吗？……

我更想见见她了。

机会来了。由于松树坡医疗站的老丁要抽回医院工作一段时间，她的缺就让我来顶了。我当然愿意去：一则，能见见纪华；二则，她的一些经验说不准还能给我提供点医学研究资料呢。

我收拾好一个大行李，就朝着松树坡赶路了。

松树坡这个地名起得一点儿都不假。坡下庄里的屋子只露出了红瓦的、黑瓦的顶尖，其余都掩映在一片苍绿之中了。

松树坡虽叫着坡，可那坡不比山矮。坡连着坡，满坡遍野栽着松树；一阵风过，一阵松涛声，远远望去，象绿色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水波。

我拐过一个坡，突然看见坡下的稻田旁围起了一群人，隐约还听见一声声焦急的呼喊。我急着想知道怎么回事，拔腿就往坡下奔。可刚迈出几步，一个踉跄滑倒在一棵松树边，身上的行李和手中装满书的提包顺着坡滚了下去。这堆东西可真把我累赘死了，赶路、翻坡，现在又……这会儿，我才觉身上的衣服早已湿漉漉地贴着前胸后背了，腿也开始软了下来，无力地将身子靠在松树干上。我望见山下的人越围越多，一片嘈杂的喊声，忽然有那么一声却随着风清清楚楚地飘进了我耳朵里：“快，快去找纪华呵！”

“纪华？！”我蓦地站了起来，拖着步子，慢慢向坡下走去。常年来不下乡，现在每迈出一步都费了老大的劲；再望望山下——咳，真急人哪！

这时，远处秧田的土埂上出现了一个人影，在朝这儿奔跑。是一个姑娘，两条搭到肩上的辫子一甩一甩的，身上背着个药箱，也是一甩一甩的。

再近些，我看得更清了：呵，是纪华！

坡下的呼喊由焦灼变成了惊喜：“看，纪华来了，来了！”

等我好不容易挤到人群边时，只见纪华的身子背着我，已把听诊器从耳朵上拿了下来。我想再往前挤一步，喊她一声——可是，我抑制了心头这股感情；还是看看吧，看看我的妹妹究竟有多大的本事？我估计病人是中暑，只要抢救得法，很快就会好的。

只见纪华拿出几根银针在病人身上扎了起来，她做得那么轻轻巧巧、不声不响，然而，又熟练、又麻利。

病人终于醒过来了，姑娘站起来长长地舒了口气，把脸转向大伙，一丝笑容从她嘴角微微掠过：“好了，大伙照旧干活吧，这下没关系啦。”

一瞬间，她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瞥见了，我，马上扑过来，清脆地喊了声：“姐姐！”

几年不见面，纪华变得多能干哪！才二十三、四岁年纪就成了个精明的医生。此刻，从乡亲们一张张堆满笑容的脸上和一阵阵热情赞扬的话语里，我看得出，全松树坡人该是多喜欢纪华啊。你听，他们都在这样称呼她：“咱们的纪华。”

我握着她的手，觉得很粗壮；看着她的脸，晒黑了；脑子里又闪出她带红领巾时的模样。心里想：妹妹长成大人了。

社员们渐渐散去了，一阵阵嘻笑声传进我耳朵里：

“嘿嘿：两人长得多象呵！就是那个要比纪华瘦弱点儿……”

“姐俩嘛，能不象？”

纪华冲着我说：“姐姐，我的屋子就在前边，”她手往那个方向指了指：“你顺着这条道自个儿先去吧。大伙要下地，我的任务还没完成，等下工了再来陪你。”

她说起话来还是那样轻声轻气的，话虽不多，可有点不近人情，几年没见面了，总不该打个招呼就走吧……我有些茫然地望着她。她见我愣着站在那儿，似乎明白了，回过头来轻声地笑了：“噢，你还带那么多的东西，累坏了吧？来，我帮你。”她抢过我手中的提包，回头朝一个女社员招呼了声：“二凤，我

刚才插的那块秧给留着，我马上自个儿来补。”又指了指那位得病的社员，“小英是中暑了，你扶她到那边树荫下凉快凉快就好了。”

路上，她依然是话不多。我问起她怎样治疗好李奶奶眼睛一事，她没吭声，只是低头微微笑了笑。我问起她医疗站的地址在哪儿，她笑着说了句：“远的，顺着这条道走就到；近的，眼前这一片松树坡下的田野就是。”末了，她问了我一句：“姐姐，你包里装的啥？好沉哪。”我说：“都是书。这回下乡来，除了向你学习之外，还准备研究些资料。”接着，我把近年来从书本上研究的一些收获对她兴奋地说了遍。她认真地听完，那对明亮的眸子闪了闪：“姐姐，我打个比方：人民群众是片土壤，那你只有扎根在这片土壤里，把你‘研究’的种子撒在这片土壤里，才会开出花来、结出果来。你说，是吗？”

我没有回答，一时也回答不出什么，只是把纪华的话在心上细细地掂量了一番……

纪华把我送到她那座医疗站兼宿舍的瓦房后，转身上地里去了。留下陪我的是一个正在给两位社员换药的、十七、八岁的姑娘。姑娘姓田，是站里培训的赤脚医生。

换好药的社员一走，三间屋子只清清闲闲地留下我和小田两个。小姑娘挺热情，知道我是纪华的姐姐，又是来医疗站工作的，一迭声地叫我“纪医生”。

从小田嘴里，我了解到了关于纪华医治好李奶奶眼病的事。

李奶奶是个老贫农，解放前喝了一肚子黄连水。文化大革命前一年，她的眼睛发炎了，不知怎的，看东西就渐渐变模

糊了。全家人都十分焦急，费了好大劲，把她送进城里一家大医院。接诊的是位年纪轻轻的女医生。她随便翻开李奶奶眼皮看了看，很快，一个似乎很自信的结论顺着她的嘴溜了出来：“老奶奶，你患的是白内障，没法治！”

“没法治?!”女医生说得挺轻松，却把李奶奶的一双眼睛宣判了“死刑”。

李奶奶在松树坡人的心目中，是个出名的坚强人物。二十多年前，蒋匪军一次大屠杀时，为了掩护区委干部，她咬紧牙关看着自己的大儿子被敌人拉走。后来，儿子被敌人杀害了，她没流过一滴泪，眼里冒的只是火。这会儿，她却憋不住满眶的热泪，朝女医生说道：“同志，想想办法吧！我人老了，这双眼睛不能老。我还要用这双眼睛为咱们社会主义做事啊！”

然而，女医生还是一筹莫展地摇了摇头，在病历上胡乱划了几个字。

李奶奶回到家又气又急，不久就双目失明了……

五年后，纪华来到了松树坡。她头一回跟李奶奶见面时，老人握着她的手，还是把那番话说了遍：

“同志，想想办法吧！我人老了，这双眼睛不能老。我还要用这双眼睛为咱们社会主义做事啊！”

纪华紧紧地握着李奶奶滚烫的手，她觉得老人的血管在“突突”地跳，那颗心也在“怦怦”地跳。老人双目失明了，可她的那颗心还是多亮堂呵！

打这以后，在通往李奶奶家的那条小径上，不论是瓢泼大雨的深夜，还是雪花飞舞的寒冬，都留下了纪华深一脚、浅一

脚的足迹。

同时，纪华窗户上的灯光也经常亮到鸡叫才熄。屋里，纪华经常拿着银针在自己身上扎着，扎着……

在纪华的精心治疗下，李奶奶觉得自己的眼睛渐渐亮了。终于在一天早上，太阳刚刚从松树坡后露出了红脸盘的时候，她看清了周围的一切，看见了松树坡上的松树长得更粗、更高、更绿了……

小田有声有色地把这个故事向我描绘了一遍。末了，她笑着说：“纪医生，你说，咱们的华姐好不好？”

我也深深被这个故事感动了，正想一迭声地说几个“好”，她没等我答话，却笑着说：“华姐样样都好，就是有点儿……”

我愣住了，忙问：“有点什么？”

“有一点儿不照顾我。”

我更惊讶了。

“华姐跟我订了个制度：我俩挨次序出外巡诊和在家值班，可一遇上我外出巡诊，她总要找岔，占我几天；说我年纪小，身体不如她棒，还是留在家好。要不就是……咳，真急人……”

我舒了口气，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想起刚才在路上纪华告诉我医疗站的地址在哪儿的情况。

突然小田抬起头问我：“华姐是医生，你也是医生，又是华姐的姐姐，我想，你也准做过象华姐那样救护李奶奶的事情吧？”

小田那对闪露着天真、稚气的眼睛那么真诚地望着我，以至望得我脸上直发烧，烧得厉害。我说话的声音不象刚才那

么响了：

“小田，我不如纪华。我没有象她那样创造过奇迹，我只是做了些资料研究工作。不过，一个医生也应该系统地总结出一点东西来。”

小田听完忙说：“华姐也整理了好多资料。”拿出一堆本子往我跟前一放：“你看看！”

我接过一看，原来是整个松树坡人的病历，我不禁暗暗笑了：嗨，毕竟是赤脚医生嘛！

我顺手翻看着病历。其中第三份着实引起我的注意：厚厚的，比哪一份都要厚，前面还贴着几张发黄、揉旧了的纸。我正要仔细看，纪华回来了。我忙把病历收了起来，想和她好好谈谈，她却朝我笑笑，拿起墙角的一个背篓又出了门。

她进门轻轻的，走时还是轻轻的。

小田告诉我，每天这个时候是纪华采药的时间。

好不容易等纪华把一切安置好，息灯、上床，我琢磨这下该能和纪华多唠扯一会儿了。而她大概是倦了，把被子往脸上掖了掖，又是那么轻声地笑了笑：

“姐姐，睡吧，你要找我说的，明儿上地里转转都能见到。”

咳，就是这么个脾气。我再问两句，她答话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响起的竟是香甜的鼾声。鼾声越响，越急得我不能入睡。鼾声响得高一阵、低一阵，我在床上也翻了左一个身、右一个身。来松树坡一天的情景此刻在眼前不断浮现……

以后我跟纪华上田里巡诊了几次。从她身上，并没发现我临来时想得到的东西。每次跟着她，所见到的只是她不声不响地和大伙一块儿干活，微笑着给病人扎针、吃药……

图个清闲，我决定替小田的工作——在家值班门诊。每天病人很少，屋里静悄悄的，我翻开书本，继续研究些医学资料。纪华有一回从地里回来，扒在我耳边说：“姐姐，你也该到地里去换换空气呵！”我脑里装满了书上的东西，她的话我左耳进、右耳出。她见我总不吭声，那轻声轻气的嗓门比平时响了：

“姐姐，你人到了松树坡，心也得跟松树坡人贴在一起呵！”

我正无话可答，正巧接着来了几个病人，我找到了下台阶，忙站起来给病人看病。先是一个白胡子大爷说腰痛复发了，要我替他扎针。我打开了来乡下第一次才用的针盒。说实话，在城里时，这些东西在我眼中只是“小玩意儿”，此刻倒真用着它了。

我在老人身上找好穴位，把针扎了下去。一根、两根、第三根了——不好！情况出乎我的意料，老人脸上出现了痛苦的抽搐，一道道似乎刻得挺深的皱纹都紧紧地拧在一块儿了。我忙把针捻了回来，心一沉，手一乱，一根针竟扎错了穴位。老人的白胡子猛地一抖，痛苦地呻吟了声：“纪华这孩子替我扎，哪回也没这么痛！”——嗨，这招赤脚医生的“拿手戏”竟让我演得这般笨拙。

我浑身出汗了，象是有无数条毛虫在咬着皮肉，我的手也有点发抖。周围几双焦灼的眼睛在望着我，望着我额上一粒粒豆大的汗珠滚了下来……就在这时，纪华伸来一只手拔去了我握着的银针，轻轻地说了声：“让我来！”

随着她这声轻轻的声音、熟练的动作，老人脸上的一道道

褶子渐渐平展开来。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病人走完，我怔怔地望着桌上的几根银针……咳，我这个当姐姐的真是羞煞人了！

纪华把针摊在手里放到我眼前掂了掂：“姐姐，你看，这几根银针的份量不轻呵……”我没有说话，抬起头，透过窗户看见她的身影又迈上了田埂。

很快，还是从窗户里，我又看见她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砰”地推开了门，没等气喘定，就朝我焦急地嚷着：“快，快准备……”

随着她的话音，几个社员匆匆抬着个病人进了屋。

病人病情很危急，手紧按着腹部，剧烈疼痛折磨得脸色灰白。我和纪华一致诊断：病人患的是急性阑尾炎。

“快，快准备动手术抢救！”纪华边说边卷着衣袖。

“手术抢救？”我心猛地一动：好机会！刚才针灸那手戏简直让我演得下不了台，眼下动手术，让我来个将功抵罪吧。顺便让纪华瞧瞧，我可不是个什么都不能干的草包……我忙向几个社员招呼道：

“来，快往屋里抬。”

但等我朝屋角四周瞥了眼时，心头刚燃起的那团“想露一手”的火顷刻间象被浇上盆凉水，整颗心都凉透了：动手术——手术台呢？无影灯呢？还有……咳！

我果断地对纪华说：“病人很危险，凭着咱们这儿的条件，动手术说不准要出危险。依我看，立即转院！”

“转院？离县城有三十多里山路，送到那儿，能成吗？”一个社员焦虑地皱起了眉头。

另一个社员转向纪华：“纪华，快拿主意吧！咱们相信你！”

社员们都把焦灼、而又带着希望的目光投向了纪华。

纪华那对秀气的眉毛拧了拧，嘴唇紧紧地咬在一块儿。

我看到这情景，便向纪华说了句：“你看着办吧！”

纪华看了我一眼坚定地说：“准备手术，立即抢救！”八个字清脆响亮，充满了威严。

我一听，忙说：“纪华，这儿动手术的条件不完善，咱们要向病人的生命负责呵！”

“正因为要向病人生命负责，所以，必须立即动手术！”

“纪华，妹妹！这是冒险！”我真动了感情。

“如果转院，病人不就要冒更大的险吗？”

纪华的声音很平静，但却把我问噎住了。是啊！转院，三十里山路，病人更危险。我有点茫然了。

纪华转身对小田说：“小田，沉住气，准备手术。”

转眼间，土坯搭起了一张门板，——这就是手术台；消毒锅里的刀子、镊子在“突突”地冒气；窗户蒙了个严严实实；一只大灯泡对准手术台，发出明亮的光芒。纪华在洗手，小田在为病人消毒。

我呆呆地看着屋里发生的这一切。心里却象消毒锅里的水——在不停地翻滚。

手术在紧张地进行，我下意识地走到纪华身边，做起她的助手。当我递过第一把镊子时，我看见纪华那张戴着口罩的脸上，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深情地望了我一眼，眼神是笑咪咪的，顿时，我的心里感到暖烘烘的。

阑尾割除了，手术结束了，病人脱险了，可我身上还是觉

得一个劲儿地热，象有座熔炉在烘烤着我——这熔炉不就是纪华那颗火红的心吗？

晚上，纪华又去护理病人了，我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拿起一本厚厚的硬皮书也看不下去，脑海里卷起了巨澜……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家值班。门“吱”地一声被推开，健步走进了一位老奶奶。她耳边已飘起一绺绺银丝，话音倒挺爽朗：

“纪华！噢，在家。生产队刚刚分鱼了，我送两条来给你尝尝鲜。”

屋里光线还暗，老人直至走到我身边才不禁失声笑了起来：“哈哈，不是纪华，长得倒还挺象哩。你是——”

借着窗户透进的灯光，我也把老人打量了一番。这张脸好象在哪儿见过，可一时想不起来了……

没等我答话，只听门口“咯咯”一笑：“李奶奶，她是纪华的姐姐。”小田早出工回来了。

知道了老人就是李奶奶，我忙叫小田拿出老人的病历。我寻思着，从李奶奶嘴里打听一下纪华治病的事。我请李奶奶在床上坐下，问起她当时眼睛怎么会瞎的。她叹了口气：“嗨，那事一提就来气！还是说说我的眼睛又怎么会亮的吧——多亏纪华这孩子呵！……”

正巧，纪华出早工回来，一见李奶奶在说这事，忙接了个话茬：“李奶奶，你应该说，多亏是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呵！”

小田这会儿找出了病历，递到我跟前。就是我头一天来见着过的、厚厚的、前面贴着几张揉旧了的纸的那份。小田把